

随意草

想一想,就很美好。随意而不散漫,自由而不张扬。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可以容纳孤独的空间,哪怕是一小片自己的天空。

从黎明到夜晚,一粒尘埃、一缕风,或者是你刚刚擦拭过的镜子,当阳光照过来,谁又能说自己不是那影子中的影子。

之所以假龙头花也叫随意草,源于小花密集,如将小花推向一边,不会复位,因而得名。当风吹起,它们便有了更多可能的机会。随意草本身会不会厌倦这样的生活,答案藏在空虚的星光中。

阳光和微风里,我们总是要问幸福在哪儿,看,它就在那里。

脚下的土地生长出果实,一个个酥软的早晨,守护自由的睫毛,明亮地燃烧。我听见温柔的时辰,呼唤人间万物的姓名。

还有那么多,我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时光就这样逝去。

有鸟从林中发出声音,似乎和你我一样,珍惜缘分。过了花期的随意草同样不再生长,说枯萎,就枯萎了,只留下轻松与从容。

无数场暴风雨,像故事一样钻进窗。晃来晃去的人啊,我们的身体里原本有光。

像随意草那样,我想表达的,所有幸福的念头,与接下来的余生分享:

我们接受礼物,泥土是多么富于弹性。敞开的世界,取决于你是否认识自己,面对时间和物质,内心要什么。阳光再次新鲜时,我认识那看得见的花朵,真实而自然。

一片蓝色的旷野,静默的梦露珠般饱满。

落花余香

几只鸟,在光秃的枝头。更多的,还在空中飞。

落花安静,像孤独者思考,还有多少时间,阳光洒下宽恕和爱。

那些淡黄色的、红色的落花坐在绿色的叶子上,恍若一

幅画。傍晚的鸟雀,打开自己的家门。比落日更纯粹的,莫过于头顶的月亮。或喜悦或忧伤,想象在风声之外。

至于挂在树梢的风筝,一直在等候它的主人。

未被打碎的愿景里,我希望,眼前的每一片落花都有美好的归宿。正是这最后的香气,胜过所有的曾经,我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掌心,放在一块干净的绒布上,留下你看到的照应沉闷的色彩。

仅凭这一点,落花就值得尊敬。

还有多少看不见的事物,在这个秋天,仿佛瘦骨嶙峋的人,倒在洁白的床单上。

应该感谢落花,是它敲响警钟,我知道,所谓的花草,忠于时间,带着安静而来,面对尘世的喧嚣,只能是自言自语。

真正荒芜的,是一颗漠然之心。

“春风吹不远,只在屋东头。”还有什么不可以接受?我已倦于流泪。

此时,落花看见并祝福我们,清雅的时空到处都是仙境。我在意的是,一小朵落花发出的声音,传向遥远、穿过荆棘,暮色安详。

智慧的火焰如金子一样闪烁,尘土之夜,一个人以身为庙。

我了解黑暗的后面。

耨耨

也就是野生的樱桃,红色或紫红色球形的果实着实让人心生喜悦。

它们和父亲一起,都生活在蔚蓝色的天空下。

唯一不同的是,父亲的房前屋后,长满了草。若不是熟悉地形,没有墓碑的坟头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一不小心就容易跪错或哭错地方。

后来一想到,给大地跪是应该的。泪水终究会被风带走,或者留在土壤里,也就释然了许多。

这些年,我总是感觉,身后有一只狼追赶我,我不断加快步子,直到后来,拼命地奔跑。有一次我忽然停下,猛回

头,看见一张人的脸。

有形和无形,栅栏和花朵,无非取决于你我的心境。“每一次寻求健康成长的努力,都应当从内心向外部世界。”正如《歌德谈话录》中所言。

就像面对耨耨这两个难写难念的字,又何必那么较真呢?于我,有底线的自由从果实的隐喻和内涵开始。删繁就简,莫过如此。

野生的樱桃,就简称野樱桃,也不是不可以的。

在秋天的萧瑟中,能够看到一抹明亮的色彩,多么幸运!一枚落叶落下来,缓缓地进入自己,它们还有未来,影子是表象,你听,光秃秃的樱桃树还在歌唱。

正如孩童时,我们犯下错误,容易被生活原谅。躺在母亲的怀里,不晓得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泪花的印痕还挂在小小的脸蛋上。

多么可爱的野樱桃,它让多出来的日子,从灌木丛里钻出来。

天竺葵

天竺葵,也叫洋绣球。

在大片绿色的叶子簇拥之中,一种迷人的红特别惹人喜爱。

当我蹲下来拍摄时,将镜头后面的背景虚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出色的娇艳,在这渐凉的秋日阳光下,这寂静之美,让时光充满活力。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仔细端详它,期待能够从中找到什么。

至于具体是什么,一时间我也说不清楚。

没有阴影的神话,像一朵花,在时间的怀里挺直腰板。

一场欢愉之后,我们正置身于月朗风清和片片落叶之间,生命的答案正被时间之手托起。

被尘土覆盖的神秘和梦境,仿佛翅膀上的羽毛。

遥远正走向我们。

还可以添加些什么,比如蔚蓝的天住在一个的心里;比如转瞬即逝的歌声,在暗夜里,闭目打坐的人看見月亮。

我们不像季节,春天到来满地枯萎的草,又绿了。

深情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大地上,一朵,两朵……

在春日的阳光下,明晃晃的花儿照亮了蔚蓝的天空。在不经意间,到处都写满了诗情画意,让俗世的生活呈现一股真实与灵动的气息。

初春,黄花风铃木在枝头挂起串串风铃;夏天收敛起与太阳争辉的色彩,凝结成芒果,孕育籽实的厚重;秋天,郁郁葱葱,增添了果实的饱满成熟;冬天,树下满地金黄,消融于大地,叶落归根。黄花风铃木花色鲜黄,极其艳丽,在四季变化和岁月的洗礼中,始终随着时令变换节奏,让岭南的四季都有了不同的音阶。在生命的交替之间,让南国早春的诗意尽情弥漫绽放。

金黄的风铃花缀满枝头,浩浩荡荡蔓延开来,无所拘束彰显自我的花朵,就像是一位温婉妩媚动情的南国女子,在温暖和煦的春风里,将所有的

当红色的火焰升起,我开始对自己如此信任。想象一朵天竺葵,不紧不慢地开在我我们经过的地方。

在尘世的颤抖中,和风雨一起走向阳光。

人间草木

人间草木,从不荒凉。

记忆看见我,就像一道光,像醒着的梦。在那些模棱两可的现实面前,我抓住自己的影子,故乡的流水戛然而止。

听见久违的鸡鸣狗叫,那些充满生命的安静,就像落叶一样皈依于土壤,带来沉默的房间,无名的存在包围着我,风将美好移居在虔诚的树枝上。

抱紧干枯的树枝,在想象的空间摇曳。鸟儿在天空的眼里,显得更加完美。还会有关钟声继续敲响。或者是,换一种说法,黑夜在仁慈的目光中迸发纯洁的光芒。我的清晨有阳光和露珠。一切都在包容中存在着,重复着。

花园尚未湿润。在此之前,我要强调的是一种生存。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些很现实的事情。养家糊口,从早晨到黄昏,一定还会更有意义的空间等待着我们。

废墟上开满鲜花,微笑即是风景。故乡已面目皆非,我依然享受回忆,当我多年后回到这里。刮过坟头的风,好像父亲在呼吸,散发出往事的香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习惯于待在僻静的地方。一次次敲开诗歌的门,我冲她微笑,她冲我竖起大拇指,久而久之,我们成为情人。所有的词语里,你找不到青春的颓废,还有抱怨的皱纹。

只需一缕蓝色的光亮,就足够了。想起苔藓上的水珠,宛若人间的美色,隐约在和风习习的大地上。唯有给这个世界留下只言片语,唯有爱,唯有持续的爱,才是永不干涸的生命。

“俯身看吧!井里有星星。”我们双手触及的一切,都在活动,天空中到处都是飞鸟。阳光普照的日子,我迷恋的世界完好无损。

花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与花合影留念,想抓住花的神韵,共赴春天之约;有的抱着树干,摆弄着各种身姿;有的捡起落下的花朵,把花朵插在头上,把花枝轻拉到身前,和花儿比娇;更有几位美丽的女孩身穿汉服、红裙,在黄色的花海里翩翩起舞。

这美人与美景,相互衬托,恰似一幅清秀婉约的画卷,给花海增添了耀眼的色彩……“春回气淑响征锐,摇曳多姿挂树梢。异国风情南国调,他乡玉女故乡嫁。”风铃木花语是感谢、感激之意,因此人们常将风铃花送给自己所感激的人。

作为一个曾经在这里修建高铁的铁路人,我从心里羡慕乡亲们在黄花风铃木花开花落的时光里,在日升日落的小村庄过着甜蜜的生活。



诗歌

在春天(组诗)

■ 盘娃

无拘无束
从不体谅人间,这个春天,
草木开口不言
寂静,衬托在一树
枯枝的新芽
野菊开在荒芜的山上
灰喜鹊翘起高挑的尾巴
会不会有人和我一样
高举着忧伤
从人群密布的广场,逃离

清明
后来
他们变成了野花,小草
旷野上的风
天空在我思念的时候
开始下雨

拍打沉睡

黄河沉睡的时候
民谣在河畔开始起舞

母亲,我没有过叛逆期
我永远是你的乖孩子

背着吉他的少年
在灯光下歌唱
醉酒的姑娘
蹲在马路边沉默
今夜,在兰州
我和众多的青年一起
拍打黄河的拍子

在黄河边
我脱了鞋,放在岸边
潮水不断涌来
把倒影扯碎

今夜,我是自己的鼓手
不断用手掌
撞击体内的回应

黄昏

电线杆上站满了麻雀
马路上红绿灯有节奏地闪烁
高楼大厦的玻璃映着夕阳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
看什么都是彩色的
站在十字路口
每个方向都想走一走

肢体语言

叛逆,莫名悲伤,熬夜,消遣时间
践踏粮食,以青春之名
倒挂叶片的指间

丢失的水
晚霞遮蔽了部分真相,斑鸠
依托树叶歌唱
你离开以后
我不再专注于整个黄昏
开始留意,即将到来的沉寂
我站在黄土高原之上
触摸天空
风遗留给我的
抖落一肩的尘土
我不会原谅,多年前
你曾在我的体内
注入一江春水
而需要浇灌的事物太多
我已无法像从前一样,看你
的时候
身体微微倾斜,丢失的水
倒挂叶片的指间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公益广告

垃圾分类

环境更优美

